文化印记

近百年前的“第一次美术展览会”

如今,各种美术展览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民众走进展厅。说起来,1929年的中国也有一场特殊的美展——第一届全国美术展览会。时间长达二十天,每天参观人数达到五六千人,举办地上海几乎万人空巷。这次美展的举办也与一个人有着密切的关系——蔡元培。

1917年,蔡元培在北京发表了题为《以美育代宗教说》的演讲,谈到“纯粹之美育,所以陶养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纯洁之习惯,而使人我之见,利己损人之思念,以渐消沮者也……各国之博物院,无不公开者,即私人收藏之珍品,亦时供同志之赏览。各地方之音乐会、演剧场,均以容多数人为快。所谓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与寡乐乐不如与众乐乐”,举办国家级的美展正是其推进“以美育代宗教”思想的关键一步。

▲民国时期的画展现场。

◀蔡元培

▶1929年蔡元培为《美展》第四期题写刊头。

“满汉全席”风格有来处

这“第一次全国美展”的展品十分丰富,用蔡元培在《美展》特刊前言中所言,“会中陈列品范围颇广,一书画,二金石,三西画,四雕塑,五建筑,六工艺美术,七美术摄影;而且横之有日本帝国美术院、二科会、春阳会、国会画会之选品,与夫寓沪欧美诸美术家之近作,纵之则有收藏家分日陈列之古代美术品,与夫近代名人之遗作,以供参考,可谓应有尽有,不局于一隅矣”。如果用现代的眼光来看待这次展览的话,感觉更像一个“嘉年华”,传统的、新式的、中国的、外国的,全部都有。这或许就是第一届的“粗糙感”,但为此后中国美术的发展正式开了一个头。正如蔡元培在谈及此次美展所收集、印刷的资料时所言:“十年二十年以后,我国美术进步所发表者自必视此为精备。筚路蓝缕,谈何容易,后之人必以此册为中国美术史上有价值之材料无疑也”。

展品种类如此丰富,并不完全因为是第一次举办就非要整个“满汉全席”,而是受到了法国的“沙龙”等的影响。此外,展品的丰富也与“美术”一词不同时期的含义有着巨大的关系。“美术”这个词对应的是英文单词“art”,这一词进入中文后所表达的含义,在不同的时间维度中还是不太一样的。鲁迅1913年任教育部佥事时在《教育部纂处月刊》发表的《拟播布美术意见书》中谈到“由前之言,可知美术云者,即用思想以美化天物之谓。苟和于此,则无问外状若何,咸得谓之美术。如雕塑、绘画、文章、建筑、音乐皆是也。区分之法,始于希腊伯拉图”。按照鲁迅的这种理解,“美术”所包含的内容可不仅仅是绘画、雕塑、建筑,连小说、音乐、舞蹈也都要归入“美术”这个概念之下了。

十几年之后,蔡元培在《美展》特刊中对于美术的阐述则更接近今日之理解:“古人恒言礼乐,而今人恒言科学、美术,美术之广义可以包音乐,而其狭义则我国恒言书画而欧洲恒言建筑雕刻图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书画一直被视为高雅艺术,建筑与雕刻则远不能够与书画相媲美,更多是为匠人所为。而此次美展能够把雕刻、建筑等纳入其中也正体现了其中西合璧的特色。

民国初期国画各派争奇斗艳

虽然第一次全国美展范围覆盖非常广泛,但从其展品数量还是能够看出主办方的倾向性。这些展品中,中国书画占据了一千三百多件,西画则是三百五十四件,其他工艺美术、美术摄影、建筑模型等仅几十至两百多件。

关于这一千三百多件的中国画,作为此次展会的重要赞助人,同时也是书画家的小蝶(即陈小蝶,后更名陈定山)在《美展》上发表的《从美展作品感觉到现代国画画派》对这些作品进行了分类,某种程度上,也是对民国初期画坛状况的分析。

首先说到的是“复古派”,陈定山言道:“乾嘉以还,画苑势力,全为四王吴恽所独占”,这其中的“四王”是指王时敏、王鉴、王原祁和王翚。对于王翚的认识,不妨听听画家陆俨少晚年所写《陆俨少自叙》中以画家的视角来看待“四王”的问题——“那时偶然在裱画店看到一张王石谷的画,就奔走相告,不比目前青年见到四王,不屑一顾。今天在各地博物馆,以及展览会容易见到宋元名迹所以对四王不要看了。实则四王未可一概否定,而应该批判接受”。

对于“复古派”,“四王吴恽”只是一个笼统的认识,清末画坛也在发生着巨大变化。“垂及光宣之际,山阴任氏,始以驰骤之笔,写人物花卉,而夺山水之席”,这其中就提到了陈定山非常推崇的一位画家,也是海派画家中的领军人物任伯年。任伯年所擅长的是人物花卉,而不再是文人画所青睐的山水。此外,陈定山还依次评点了顾鹤逸、冯超然、吴岱秋、王(黄)晓汀等人的绘画。顾鹤逸是顾文彬的孙子,顾文彬就是《过云楼书画记》的作者,在苏州有“江南收藏甲天下,过云楼收藏甲江南”之说。作为年仅三十出头的青年评论家陈定山称其“由醇士(戴熙,清代画家)入手,中年工力,全在廉州(王鉴)。晚年自号宋元,转觉失之堆积”,可以说直击问题,丝毫没有传统画坛的吹捧之势。对其老师吴岱秋更是嘴下不留情:“近来用笔太枯,堆积太实,转不如中年之作较有性灵”,可见陈定山的文字也在表达着新时期不同以往的画坛自由度。

随后谈到就是“新进派”,这一派可以说是陈定山极为欣赏的派别。这一派中的一些画家,现在看来绝对是大家,但在当时,他们还仅仅是新生力量。陈定山主要点评了钱瘦铁、郑午昌、张大千、许征白等人。对于这个派的来源,陈定山的总结是“此派以石涛为主,辅以髡残八大”。中国画向来讲究笔墨有出处,陈定山认为这些画家的笔墨来自石涛、髡残、八大山人(朱耷),同时对于“新进派”的未来发展趋势也极为看好,言道“盖苍头突起之军,而亦复古诸家之畏友也”。陈定山写这句话,表达的是自己对新进派的欣赏,但立足当下,再看这句话感觉如同预言一般。近百年时光匆匆已逝,当年的“新进派”对于当下的观众来说,似又成为今日的“复古派”。

除了复古派、新进派之外,陈定山还对折衷派、美专派、南画派以及文人派进行了点评。折衷派中的代表人物就是高剑父,陈定山认为“日本人取湿绢,作唐画,写烟雾夜景,神韵独绝。高剑父始以此法入诸中国宣纸。间用西法,以明向背阴阳之理,故曰折衷”。高剑父从日本留学归来,带回了日本绘画的这种方法,中间又掺杂了西方的绘画手法,所以叫“折衷”。这种绘画方法在当时很有影响力。

“美专派”则是指刘海粟创建的美专学校,所谓美专“粗枝大干,深红惨绿。色调的恐怖,随美专学校而漫遍于全国”,但具体到美专中的画者,却并非如此。陈对于刘海粟的点评是“其实海粟画竹,全出蒲作英。花鸟佳者,间似八大。笔力自佳,绝无为叛之可能”,蒲华(字作英)是晚清著名书画家,与虚谷、吴昌硕、任伯年被称之为“海派四杰”。对美专毕业没几年的年轻画家王显诏,陈定山的评价是“笔意宛然石田(沈周,号石田)。而敷色力之伟岸,一望知为美专画派。吾侪当检画之时,赞赏此作,不觉同声称绝。然则美专派,亦自有价值。”可以看出,美专派对于传统书画的继承发展还是得到了上海国画界的认可。

此外,还有“南画派”。南画的特点是“青绿秾重,金碧煊填”,这一派的创始人是“北平广大教主”金拱北(金城)。金城在北京创建了中国画学研究会,并积极推动中日绘画联合展览会。第一届全国美展举办之时,金城已经去世,被陈定山归入“南画派”的齐白石等人也才刚刚“起而代之”。说起来,在北京苦苦挣扎多年的齐白石正是通过参加金城组织的中日绘画展览会才让更多人开始认识、了解他的作品。

陈定山这篇文章,部分学者认为他的分类只是一种表面的分类方法,但学者商勇认为,“该文中的画派分类方法与依据,是以对乾嘉以来中国画史的基本评价为前提,不只是反映了陈小蝶的一己之见,其中也包容了当时美术界的某些共识”。

“二徐之争”

从第一次全国美展展出作品来看,国画占很大比例,但也依然有着三百五十四件的西画作品,这也引发了中国美术史中的一段故事:“二徐之争”,即分别发表于《美展》第五期的徐悲鸿的《惑》、徐志摩的《我也“惑”》以及《美展》第九期徐悲鸿的《“惑”之不解》,以及刊登在《美展》第八期上的近代画家李毅士的调停之篇《我不“惑”》。

徐悲鸿、徐志摩所讨论的“惑”到底是什么呢?徐悲鸿在《惑》中,将对现代画派的批评态度表达得淋漓尽致,另一方面则对写实主义画家极力推崇,引发了当时美术界的震动。徐志摩作为此次《美展》特刊的主编,虽非画家,但算是当时国内为数不多较为了解西方美术发展之人,自然要进行一番交流。

此次讨论便成为中国西画发展历程中第一次不同艺术观念的冲撞。跨越近百年,重读徐悲鸿、徐志摩的文章,或许会因为一些译名等问题读起来吃力,不妨从李毅士的文章《我不“惑”》切入。文章开篇言道:“我想悲鸿先生的态度,是真正艺术家的态度。换一句话说,是主观的态度。志摩先生的言论,是评论家的口气把主观抛开了讲话,所以他们双方的话,讲不拢来”,上来就给徐悲鸿、徐志摩定角色。如果用这个角色再来看各自的文章,读者就能够清楚双方说话的逻辑。谈到对于塞尚、马蒂斯的态度,李毅士直言:“我想请他们把眼光放开一些,把社会上所要解决的大问题讨论一下,然后再来判断艺术……不过艺术品要在社会上存在,要使社会鉴赏,除非要社会至少能够了解,不要说表同情……”这真是只有画家才能理解画家的表达。

近百年的时光匆匆逝去,蔡元培先生的梦想也在一步步成为现实,百年前徐悲鸿积极倡导的写实主义绘画也在今日青年人的美展中得到呼应。2025年四川美院毕业展上的《祷》就以其超写实主义引起很多人的关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聂颖的解读为“我本人倒倾向于认为,这是一件用传统画材完成的图像作品。他追求的未必是隽永恒久的艺术魅力,而是能生成议题,形成话语进行讨论。相比于艺术思想的表达,作者也许更想要的是社会观念的表达”。或许这其中早已呈现了近百年间中国美术的巨大变化、发展。

郭苑洁

【时讯】

“山河迹忆——手稿里的抗战中国”展览在京开展

“山河迹忆——手稿里的抗战中国”展览现场。 中国作协/供图

为缅怀抗战英烈、弘扬抗战精神,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山河迹忆——手稿里的抗战中国”展览日前在北京开幕。

据介绍,展览以中国现代文学馆馆藏的近300件珍贵手稿、书信、日记、报刊、图书版本为核心,通过“民族觉醒”“抗到底”“天地英雄”“为人类正义而战”“人间正道”五个单元,多角度展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壮阔历程,深刻诠释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透过文学视角,还原那段烽火交织的岁月,让抗战文艺力量跨越时空。

展览将持续至2026年8月31日。

余俊杰

“第十二届中国工笔画作品展”贵州巡展在贵州美术馆开幕

“第十二届中国工笔画作品展”贵州巡展现场。

本报讯 近日,由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工笔画学会、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主办的“第十二届中国工笔画作品展”贵州巡展在贵州美术馆正式开幕。作为全国巡展的第五站,展览以“工成当代·固本开新”为主题,共展出209件精品力作,集中呈现了中国工笔画五年来的创作成果。

展览分为特邀作品、传承作品、创新作品、新锐作品等多个学术版块,既继承传统精髓,又融合现代技法与美学理念,以开放包容的姿态鼓励新观念、新形式、新语言、新材料的探索,展现了工笔画在当代的创新活力,体现了老、中、青三代画家对工笔画艺术的传承与坚守,以艺术弘扬中华美学精神、以笔墨书写时代气象的责任担当。同时,贵州省工笔画学会还推出了贵州工笔平行单元,展现了工笔画在贵州的蓬勃发展。

展厅内,一幅幅工笔画作或勾勒山水意境,或描摹民俗风情,或聚焦时代风貌,笔墨细腻、色彩雅致,尽显工笔画艺术魅力。贵州画院专职画家张灵美描绘安顺赶集场面的作品《屯堡纪事》,也在巡展之列。她说,希望通过展览把贵州的民族文化传扬出去。

中国工笔画学会会长、中国艺术研究院二级教授、博导陈孟昕表示,贵州作为全国巡展点之一,其文化底蕴深厚,从美术沉淀来说:其一,徐悲鸿等一大批高层次的画家曾到贵州,以地域环境、地域风貌做题材作画,留下了一大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文脉;其二,上世纪80年代贵州涌现了一批以贵州人文做表现题材的画家,在全国影响很大。

据悉,此次展览将持续至10月8日,广大观众可前往免费观展。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舒锐 文/图)

贵州省高校美术名师推介展举行

贵州省高校美术名师赵炜的部分作品。

本报讯 9月13日,“贵州省高校美术名师推介展——赵炜摄影作品展”在中天美术馆开展。

赵炜现为贵州航天职业技术学院教师,曾获“贵州好网民,与时代同行——拍摄‘老师’,记录感人瞬间讲好遵义故事”全省优秀故事奖。

本次展览展出赵炜摄影作品60余件,作品按照三个脉络进行呈现:其一是凌云之眼下的山河画卷,通过航拍镜头展现贵州大地;其二是尘世烟火中的人文温度,通过聚焦鲜活的人物面孔与生动的纪实瞬间,记录平凡生活的情感与温度;其三是流动光阴中的动态叙事,这部分作品为短视频,带给观者更为沉浸的视听体验。

据悉,此次展览将持续至9月25日,面向公众免费开放。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董容语 文/图)